

# 家事

朱文颖 著



# 家事

朱文颖

博 库

中国·美国·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[www.BOOKOO.com.cn](http://www.BOOKOO.com.cn) 和/或 [www.BOOKOO.com](http://www.BOOKOO.com))下载的作品,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博库公司(BOOKOO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包括但不限于: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OO, Inc.)许可,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OO”,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OO, Inc.的商标。

## 家 事

春天里总是会发生一些事情。阳光是晃动的，因为晴暖阴雨还不很确定，好象什么都是可能的，而确实发生的事情，倒又有些不很真实，有着忧惚的意味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天气的缘故。王小琴就出生在四月里，宫阿珍记得，那天早上出了大太阳，宫阿珍忽然感到肚子疼，这让她感到奇怪，因为预产期是在五月底，还隔着整整一个多月。宫阿珍躺在床上，想来想去，觉得问题可能就出在昨天晚上。

昨天晚上宫阿珍去她男人的戏班子里看戏，她男人叫王二胡，是班子里的琴师。其实宫阿珍嫁给他时，他叫王二，是戏园里跑堂的。有一天，下场大雪，地上屋檐上都厚厚的积了一层，戏班里有个琴师上了年纪，老眼昏花，摔了一跤，摔得又不巧，折断了腿骨。王二顶了上去从此就当了他琴师，谁也没想到，一个跑堂的能拉那样好的琴。他一高兴，就给自己改了名字，说自己拉的是第二把胡琴，不叫王二，叫王二胡了。王二胡拉上了琴，宫阿珍就常去戏园里看白戏。在那种戏园里看白戏的，往往就站在池座的栏杆外面，光看戏不泡茶，当

然也不出钱。看门的和宫阿珍熟了，又看在王二胡的面子上，有时还把她带到靠近上下场门的空着的楼座里。宫阿珍出生贫寒，是个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女人，自从跟了王二胡，看戏就成了她最大的乐趣，看来看去，宫阿珍好象还看出了一些名堂来。就说那大男人扮成的女人，梳两扮头，穿旗袍，着高底鞋，袅袅亭亭，媚得像猫，也像狐狸。宫阿珍就坐在空着的楼座上，啧啧地连声称奇。她坐的地方靠近下场门，所以看得见演员的下场，有时宫阿珍还会钻进后台去。在后台，宫阿珍看那些演员上妆、卸妆，看得直呆过去，刚才在台上还高踞了宝座，发着号令，前呼后拥，甚至作威作福的那个破嗓子花脸，下了台抹净油彩就满脸烟容，哈欠连连，使人想起鸦片鬼，这让宫阿珍很吃惊，一时里不知哪个是真的，台上的真还是台下的真？宫阿珍看那大花脸，大花脸却不看她，揩了脸就像条老狗般蜷缩在戏箱旁边，半睁着浑浊的眼睛，傻愣愣看地板。王二胡跑到后台来喝茶水，宫阿珍就把他拖到一边，指指那个花脸。王二胡看也没看，说那是班里打杂的，上台摆个样子，指不定哪天就换了别人。这就让宫阿珍更不懂了，那么大的官怎么是个打杂的呢？

那个破嗓子花脸真的没过几天就换掉了，宫阿珍看戏第一次有了失落的感觉，于是宫阿珍就从此不再去后台。她甚至也不再坐那些靠近场门的位子，而是和其它看白戏的人一样，靠在池座外面的栏杆上。宫阿珍是个软心肠的人，遇上悲情戏，她就只看半场，如果倒是个大团圆的结局，这才会把戏整个看完，然后欢欢喜喜的王二胡一起回家。这样一来，戏又变得好看起来，有时候宫阿珍还会觉得，这戏说起来玄乎，其实也就和小孩子过家家一样，有好些不过是骗骗人的东西。就说那台上的开门关门吧，哪来的门呢，两只手就这样推一推，拉一拉，门开了，门又关了，台上的人觉得是这样，台下的人感到确实也是如此。还有下楼梯，戏里面的小姐要下楼和情人幽会，抬抬玉腿，做出一种慵懒的临风欲倒的娇弱样子，谁都觉得，嗯，小姐在下楼了。台下的男人们有屏住呼吸，因为台上那位佳人即将投怀送抱，台下的女人也娇喘吁吁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台上那俏佳人，其实正是一位美儿郎呢。所以这样一来二去，有一次，宫阿珍猛不丁地对王二胡说，你们那戏里呵，就你那把胡琴才是真的呢！

说是这样说，宫阿珍还是喜欢看戏。看着看着肚子里有了王小琴，这才停了些日子。两个人结婚好几年，宫阿珍才有了喜，王二胡一再让她少出门，多睡觉，最多在自家门前的小巷子、河埠头散散步，看看野景。宫阿珍心里也是非常的欢喜，正巧她家门前有条小河，河上有座桥，桥对面还有方塔，河里经常泊着一两只乌篷船，河岸上柳树的枝梢直伸到船篷上去。宫阿珍喜欢吃零嘴，又害着喜，就到巷里的烟纸店里买了话梅桃片，边走边吃，心里却隐隐的还是会想起王二胡的胡琴声，有些嘈杂的戏园，跑出跑进的茶客票友。这样一想，宫阿珍发现自己竟然还上了一点戏瘾，不懂戏的那种戏瘾，最没有道理却又最无可救药的那种。宫阿珍把一粒话梅扔进嘴里，她站在桥头上，有一点风，宫阿珍摸了摸已经显山露水的肚子，心里却是定心的，又有什么可以担心呢，男人是拉琴的，只要这戏有得唱下去，总有她宫阿珍看戏的份，至于肚皮里的孩子，他们已经商量好了，不管是男是女，都叫小琴，和琴有关系，又有种斯文的意思，那是因为他们希望这孩子读点书，有些出息，至于他爱不爱戏，那倒是另一回事。

王小琴出生的那天早上，太阳升得老高，宫阿珍睡在床上，肚子还是很疼，知道恐怕是要早产了。宫阿珍昨天看戏看到很晚，是台大武戏，宫阿珍坐得又近，尘土扑面而来，台上杀来杀去，要拚个你死我活，锣鼓响到了天上。宫阿珍看得有趣，觉得热闹非凡，笑得咯咯的，忘了肚子里的孩子。回来的路上，宫阿珍就觉得累，累得几乎不能走路，王二胡一边责备她不该跑出来看戏，一边连忙找了辆黄包车。宫阿珍坐在车子上，小巷子弯来绕去，车子也就弯来绕去，宫阿珍被弹石路颠得东倒西歪，闭了眼还觉得夜灯昏花，夜晚的风有些暧昧，宫阿珍在夜风的香气里，想到了小旦猫一样的眼神。

王小琴生得倒还顺利。巷里烟纸店的人把宫阿珍送进了医院，等到王二胡赶到的时候，天下起了细雨，软绵绵的。王二胡拿了把戏班里旦角的花布伞，花市伞滴滴答答把水滴进病房时，王小琴正在撕心裂肺地大哭，王二胡一拍巴掌，对着床上疲惫不堪的宫阿珍说：好一条嗓子！宫阿珍睁了睁眼睛，有气无力地说：是个小子。后来王小琴长大以后，问起自己出生的事情，宫阿珍就对他讲，那是四月里，早上出了大太阳，后来就开始下

雨，到了黄昏头上，一边下雨，一边又出了会儿太阳，真是奇怪的日子。宫阿珍摸了摸王小琴硬绷绷的头发，这样说道。

王小琴没有继承他父亲的职业，既没有唱戏，也没有拉琴。在王小琴四岁的时候，王二胡得了场怪病，开始时觉得手没有气力，先是左手，接着右手也不行了，渐渐的琴也不能拉，像只瘟鸡似地呆在家里。后来干脆腿脚也不行了，瘫在床上。宫阿珍请了医生来看，说是肌肉萎缩，没有办法治的。宫阿珍开始时还抱着希望，四处求医，时间长了，渐渐的也绝了望，甚至怀疑是先前抢了那个摔折腿的琴师的饭碗，现在终于遭报应了。一家人疑神疑鬼，都有些手足无措的感觉，但宫阿珍毕竟是穷苦出身，以前也是吃过苦的，这种局面也不至于对付不过来，接受了这个现实以后，她就出去找了些活计，都是些手艺活，绣绣花，编编箩筐，粗的细的，她样样都拿得来。一家人的生计就这样维持着，王小琴也没受着什么苦，但宫阿珍的脾性却有些变，变得粗糙起来，说话大声大气，也不再想那大花脸在台上的威风，那份看戏的闲心不知飞到哪里去了。

只是有些个下午，窗外下着雨，有雨滴掉在乌篷船上的声音，王二胡睡着了，发出轻微的鼾声，王小琴则在门口逗弄一只小鸡。宫阿珍忽然就会停了手里的活计，发起呆来，觉得这日子怎么忽然就会变成了这个样子，她找不到答案，于是就继续发呆，雨渐渐下大了，有几个人从宫阿珍的门口跑过，发出很响的声音，宫阿珍下意识地看了看床上的王二胡，没有动静。她叫了他一声——后来她还一直奇怪自己为什么就会在彼时彼刻叫了他一声——但是没有回答，像是睡着的，于是就不再叫——后来她又一再埋怨自己为什么会不再叫，说是如果硬是把他叫醒，他就不会永远不醒了。

王小琴渐渐地长大，他的头发很硬，脾气却很温柔，特别是对宫阿珍，非常的体贴，就像是女孩子一样。宫阿珍觉得儿子懂事，心里也就宽慰不少，感觉这些年的苦没有白受，只是男人死得早，宫阿珍不知怎的，特别怕过春天，尤其是那些下着春雨的日子。

很多年以后，宫阿珍才终于忘记了那些春天的日子，那些四月，雨滴从天上掉下来。儿子当然也大了，而且还很孝顺，给她买了一个四方盒子，天天晚饭后她就看

那盒子里的人儿戏儿，戏里又有了大花脸，还有二胡，这使她想起了远远逝去了的青春，叹了一口气，儿子若在，她就会对他说上一两声“我那个时候呀”之类的话，儿子不在，她也在心里说上一声半声什么，然后再一个人看下去。

一天午后，宫阿珍去烟纸店买东西，忽然听见有人叫她，原来是以前戏班子里一个唱老生的，说起王二胡的死显得很伤心的样子，又劝宫阿珍节哀。接着那人又说现在戏班子也倒了，因为看戏的人不像以前那样多，他自己则进了片厂，做个什么叫作制片。然后又问宫阿珍有什么事情要他帮忙，宫阿珍说了几句客套话，刚想走开，忽然，她想到了自己的儿子，王小琴。

王小琴就这样进了片厂。小琴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一来二去，先在里面搞起了场记，再后来他做的事情，宫阿珍就弄不大懂了。但宫阿珍知道，进片厂的人一定都有点学问，所以小琴每月能有千儿八百的工资拿，这一定也是二胡在地下保佑的吧。这样一想，宫阿珍就觉得有些开心。小琴挣了工资后，每月都贴补些家用，就让宫阿珍停掉手里的活计，享享清福。宫阿珍停了段日子，

却有那种心里发慌的感觉，觉得可能是这些年来已经做惯的缘故，连享福也不会享了。

家中无人的时候，宫阿珍有时也坐在镜子前照几了，额头那儿长出了许多白头发，身材也有些发福，镜子里的那个女人，眼睛是干涩的，若是说起话来，嗓门也不会小，宫阿珍怔怔地对着镜子发呆，觉得自己的好日子是那样短。她隐隐约约的，又想起跟着王二胡去戏园看戏，一场接了一场，热闹的，冷清的，让人哭的，让人笑的。那些日子，是宫阿珍最不用动脑筋，却又过得最好的：她从小巷子里走出去，外面就是河埠头，杨柳都抽出了嫩芽，风拂着面，宫阿珍穿着自己绣的绣花鞋。但直到有一天，王二胡睡倒在床上，再也爬不起来，宫阿珍才渐渐地觉得自己受了骗，但究竟是被什么骗了，宫阿珍却又弄不大明白，只是觉得，王二胡瘫在床上是命中注定的事情，既然命中注定她宫阿珍下半辈子是个苦命人，那么她穿着绣花鞋，走在有着杨柳风的石驳岸上，想着戏园里大概已经开场，于是脚下加紧两步，风摆杨柳似的向前急行，这样的情景，就不再让人心生快慰，而是辛涩的苦味了，那种看戏的闲心，那份由着闲

心而生的乐趣，仿佛只是有朝一日拿来与无法定夺的真相作对比的，这不是受骗又是什么？宫阿珍啪的一下，把镜子翻了个身，她的动作幅度很大，镜子发出很响的声音，把她自己也吓了一跳。唉，宫阿珍长叹一声，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烦闷。

宫阿珍已经不能再去戏，因为也无处可看。小琴是个好孩子，又把黑白电视换成了彩色的。这倒真让宫阿珍开心了一阵，花旦儿、大花脸都有了颜色，这使她隐隐地感到了一种昔日的气氛。但是，大多数时间，电视里总是一个小白脸儿，或者一个挺俊俏的女人，坐在里面，笑咪咪地对宫阿珍讲着话。宫阿珍搬了张凳子，手里再抓些零嘴，坐下来，面对面地看着电视里面那个人。那人讲的事情，有些让宫阿珍瞪大了眼睛、竖起了耳朵，再有些宫阿珍听着就有些茫然不知所云，每到这种时候，宫阿珍就自说自话地笑一笑，也不去换个频道，继续很有兴致地看着里面的人讲话，就像听经常来串门的隔壁好婆聊天一样。不过，看惯了电视，宫阿珍就有些怕过白天了。宫阿珍年青守寡，从来怕的就是暗夜，特别是懒洋洋的猫呵狗呵一起叫起来的春夜，但现

在晚上有了电视，就像多了个温和的伴老的老头，没有什么脾气，每晚都絮絮叨叨，对你讲个不歇。宫阿珍觉得，这是一种心满意足的味道。

有一天，宫阿珍开电视开得早，还没到吃晚饭的时间就开了，是一本香港的武打枪战片。里面车子飞来飞去，从人的头顶上削过，又掉进了河里，还有爆炸，又是火又是烟的。宫阿珍看得张大了嘴巴，觉得以前看那些武戏，几乎整个是受了骗，这才叫真刀真枪动了真格呢。宫阿珍看得忘记了烧饭，恰好隔壁好婆来敲她的门，宫阿珍拉住她，把她拖到电视前面，说喔哟哟，拍这种片子是要死掉人的吧。好婆也看得直了眼睛直啧啧，说现在这世道，啧啧啧，现在这世道。两个老女人你一言、我一句，心里都有种说不出的感慨，也讲不清楚车子这样飞来飞去，到底是好事情呢，还是坏事情，但两个人都有点受了惊吓，对电影里面的玩命既敬佩，又有着迷惑，同时又觉得自己简直是太没有见过世面，看到最后，两个人甚至都有了点害羞，几乎是种新生的感觉了。

小琴那个剧组到河埠头来拍电影，是个中午。宫阿珍正在门口剥毛豆，听见有些嘈杂的人声，宫阿珍歪着

眼瞥了一下，又沉下头剥毛豆。过了会儿，小琴来了，跑得气喘吁吁，话也不说，拉了宫阿珍就走。宫阿珍手上沾了些泥和水，两只手在半空中舞动着，说小琴你发什么神经！小琴就说是拍电影，摄制组到河埠头拍外景来了。小琴刚说到这儿，宫阿珍刷刷两下，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又一把拉下围裙，拿在手里，跟了小琴就走，脚步如飞。还是那个河埠头，一条小河，河上有座桥，桥对面还有方塔，河里正泊着一只乌篷船，是摄制组花钱雇来的，船娘头上扎着花头巾，从船仓里伸出头来，探头探脑。河岸上已经站满了看热闹的人，宫阿珍故意往前挤挤，还高声的和小琴讲着话，但小琴很快就消失在人群里了。春风和煦，宫阿珍靠在桥栏上，阳光很好，风也很好。宫阿珍旁边有人在议论电影的剧情，断断续续的，宫阿珍没怎么听清，好象讲的是夫妻团圆的事。这时，有个人走上了桥，手里挥着面旗子，让桥上的人让开一点。哄的一下，桥上的人散了，散到各个地方去，宫阿珍也挤在里面，下了桥，站在一棵小柳树底下。桥上静静的，桥的后面是那座塔，宫阿珍头一回觉得这桥和塔都很耐看，确实生来就应该用来拍戏的。这时宫阿珍看见一个男人上了桥，那男人长得不高不矮，样子也

清秀。到了桥上，男人东张西望，好象在等什么人。宫阿珍听见身边的人又在说了，说这一段戏拍的是，夫妻两个破镜重圆，约在多年前相见的小桥上，那个议论的人说，他也搞不大清楚，那男的怎么等着等着就跳了河，但他看过剧本，上面确实是这样写的。

宫阿珍听着，就觉得有些紧张，知道那男人是要跳到河里去的。宫阿珍睁大眼睛盯着那个男人。男人还在东张西望，摄影机跟着他移来移去。忽然，那男人从桥上走了下去，宫阿珍感到奇怪，不是说他应该跳河的吗，怎么没有跳呢，宫阿珍回头瞪了那个议论剧情的人一眼。就在这时，宫阿珍忽然看见了小琴！

小琴穿着和那个男人一模一样的衣服，宫阿珍发生小琴的个头竟然也与那男人差不多，小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桥头。宫阿珍屏住了呼吸，不知道小琴要干什么。摄影机又开动了，忽然，宫阿珍差点大叫起来，小琴，她的宝贝小琴，像条鱼一样的，扑的一下，就跳到河里去了。

宫阿珍没有吃午饭。她把小琴拖回了家，小琴急了，一再地说，我本来就是替身演员嘛，替身演员就是干

这种事情的。宫阿珍坐在床上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无论小琴怎样解释，她都不予理睬。后来剧组里有人找了过来，说刚才那个镜头还需要重拍，让小琴快点过去。小琴不放心宫阿珍，又觉得母亲行为怪僻，就给宫阿珍盛了饭，放在床边，说了晚上会早回来，就跟着剧组的人走了。

宫阿珍坐在床上发着呆，坐着坐着，就到了黄昏头上，宫阿珍觉得有些饿了，下床扒了点饭。洗罢碗，宫阿珍还是像原来那样按开电视，还是像原来那样坐在小板凳上看，却再也看不出一点味道来了。外面下着雨，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四月的雨滴滴答答，落在树上，落在街上。宫阿珍就坐在屋里，看看屋里的电视，再看看屋外的雨，“假的。”这句话老是不由自主地从宫阿珍心里跳出来，“假的。”宫阿珍看还是看，心动却固执地这样想道。